

让大人们看看

我们世界里耀眼的光

2/ 滋味

冬阳 著

新成长主义 文脉堂

东方出版社

文脉堂

新成长主义

滋味

冬阳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傅跃龙

特邀编辑：桑海 刘太荣

装帧设计： MICRO263.N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Y 滋味 / 冬阳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4

ISBN 7-5060-2500-0

I.Y... II.冬...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059 号

书 名：Y 滋味

WAIZIWEI

作 者：冬 阳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网 址：<http://www.peoplepress.net>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9.2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0-2500-0

定 价：18.00 元

好

不容易熬过寒假，终于又能回学校上课了。

这样的想法若被家长或老师知道，鬼晓得他们怎么想，如果他们知道这想法出自子允的脑袋，那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这千真万确是子允的想法，而且寒假还没过半就已经有了。此时，他正在这种情绪下兴奋地骑着刚用压岁钱买来的红色跑车，身上鲜黄色的 NIKE 羽绒衣被风吹得鼓鼓囊囊，从远处看去，活似小号的奥尼尔参加了环法自行车赛后穿起了黄色领骑衫。本来与身体还算配套的小头现在显得更小，甚至成了点缀，点缀归点缀，功能可不比别人差。不过终究是体积小，需要经常更新，所以前面的那些念头在他杂草丛生的脑袋里很像胯下骑的车子，时不时被变速的按钮折腾得莫衷一是。

这也难怪，直到现在他还没彻底反应过来，这车到底是往学校骑的还是往补课的老师家骑的，甚至疑惑过，这天上圆圆发亮的东西究竟是太阳还是月亮。

他不时地用一只手捶脑袋，也许是脑袋习惯了两只手轮流捶的缘故，才产生了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恍惚。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加之坑坑洼洼路面的颠簸，使他想起了父母往木桶里装米的情景。每次买米回来，父母都要下足功夫把剩在米袋的米尽量往木桶里多灌一些。他们会一个人蹲下来用力摇晃装满米的木桶，另一个则拎着米袋一点点的往里倒，到最后都差不多是几粒几粒地努力着。子允也因为不理解这事捶过头，为什么父母非要把剩下的米想方设法灌进木桶？为什么不可以先吃米袋里的？为什么不可以等桶里的米吃下一些再往里倒？为什么不少买两斤回来？

子允的父母属于高智商，他们偏这样做，好像不把米这样折

腾一下就烧不出香喷喷的饭。更让子允不理解的是，父母还把这种执着的精神越来越认真地应用到自己身上。

今年寒假还没开始，母亲就急着找家教补课，不问子允乐不乐意，也不在乎子允反不反对，很像上两辈的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包办。子允还算孝顺，深知找家教补课是当下的潮流，既有排山倒海之态，也有无孔不入之势，具有古今中外不可比拟的态势。如今上高二的哪个不是苦惯了，补就补吧，比起在学校上课，早上至少还能睡个不太懒的懒觉。

谁知，那些家教老师一到寒暑假就像旅游黄金周被追捧的精彩景点，恨不得把深夜都安排上应接不暇的“旅游者”。因为请家教的缘故，不是老师到学生家就是学生去老师家，于是乎，整个假期的大街小巷都飘浮着他们奔波的身影。尤其那些骑自行车的，简直把交警忙乎得白天歇不了晚上也闲不下，又因为这些人大多戴着眼镜，镜片上不断反射的阳光和月光都快把交警的视力闪成假性老花眼了。

子允倒没趟这浑水。他有个文气十足的名字，长相和扮相与之大相径庭，首先脸上就缺少读书人的必备道具——眼镜。倒不是他多么注意用眼卫生，而是他的眼睛比别人经得起折腾考验。他之所以没趟这个浑水，并非怜悯交警，而是他父母为了节省他的宝贵体力和宝贵时间，不惜多花一倍多的学费转嫁给老师在路上折腾了。因他妈报名最早，子允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在第一堂课。又因他妈依照 3+2X 的科目请了五个家教老师，从早到晚轮番补课下来就是十个小时，加上需要完成家教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再加上必须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暑期作业，他每天不熬到夜里十二点是绝无可能钻进被子的，第二天七点还没到，刚焐热的被子又会不翼而飞。

子允这个惨啊，眼睛整天像红墨水腌着似的。幸好不用跑老师家，不然他出现在路口，准被那些有眼镜不戴的近视眼们当成

红色信号灯。

即使如此，子允的父母仍不罢休，一边拼命用好吃好喝增强他的体质，一边拼命克扣他的活动时间，下楼活动的时间都比不过渣滓洞里的放风。奶奶见了，总要搂着没胃口的孙子直叹，“谁叫你生不逢时哩。”

半个月內，老师们在父母全力“摇晃”的配合下，硬是把高二下学期的几门主课填鸭式地灌进子允的脑袋里，饱食终日的子允这才一反常态地想念有着体育课有着课间活动的校园生活。

疲惫的子允，一路上不断地发挥车子的省力功能，变速旋钮被他折磨得像在做耐受试验。

校门口的门前新增了一条黄线，旁立着白漆牌子，牌子上用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体字写道：请各位同学在黄线前主动下车，谢谢合作。子允下车后，回头看了两三眼，感觉被谁出示了黄牌警告。随即感到不对劲，校门怎么关着？怎么连个穿校服的同学都没见着？其实他在路上已经觉察到不对劲，愣是没反应过来。等他现在反应过来，慌得直捶太阳穴，“丑，活丑！”

迟到了，而且迟狠了，子允看下表，怎么还是七点四十分？他顾不得多想，急匆匆钻进侧面小门，急匆匆推着车子跑。

车库在校园的后面，由校门进去差不多需要穿过整个校园。但学校有规定，不准在校园内骑车。这段路恰巧经过篮球场、足球场和网球场，子允心中的滋味没法形容，恨不得变成三个人跑进去猛玩一场。若在平时，球场里简直像挤满人的浴池，原地做个伸展运动都会侵犯别人的隐私。

子允的眼睛馋得拨不开，步子还是和车轮一样快。喇叭里发出调试的聒声，开学典礼快要开始了。他加快脚步推车跑，速度不比骑着慢。他想抢在校长说话前赶到班里，班主任见了也不好计较什么。但他越跑得快越觉得心虚，越心虚就越是困惑，出鬼了，并没迟多久，怎么没人陪着迟到？开学第一天就迟成这个样子，太活丑！

喇叭里又传来一阵声响，好像是矮个子的校长把麦克风压到了大嘴巴面前，子允恨不得扔下车子从窗口飞进三楼的教室，但他即便有飞的本事也来不及了。树上的喇叭已把校长特有的清嗓子声扩大出来，艰涩得像一个寒假没说过话，绝望的子允只希望校长的嗓门粘住了。

当他一头大汗狂喘着站在紧闭的教室门前时，校长刚刚说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寒假辛苦了”。子允敞开外套，抹了一把汗敲门，只敲了一下，就见设有探视窗的木门像装上感应器似的应声打开，把发暗的走廊照个透亮。这种透亮的威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室里所有同学的目光都集中过来，他成了焦点。

马老师抱着双臂站在门口，主光源般的目光更是寒气十足，好像整个寒假从早到晚吃的都是冰冻龙眼。

马老师没急着说话，同样冷着表情的子允却把脸红了一个透，若不是有头发阻挡，恐怕头皮也要跟着红遍，而没有长头发的脖子只能任凭这种红色一直蔓延开去。

子允可不是容易害羞的人，但开学第一天迟到，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他又抹了一把脸，抹第二下时忽然停住，这种动作做不得，下课以后同学会取笑他擦冷汗的。

马老师还是不说话，好像一个寒假没机会冷眼看人，现在想过一把瘾。子允心里直喊倒霉，也直怨老师干吗这样跟自己过不去，不就迟到了一会不会吗？

“赵子允，开学第一天就迟到，想露脸吗？”马老师是个女老师，而且是个算得上漂亮的女老师。这种漂亮虽不是多漂亮，但在学校这种不容易出美女的地方已经很出类拔萃。对于有知识的漂亮女人，大家都习惯称为冷美人，马老师可谓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的目光比一般女老师犀利几倍不说，还具有超一流的示范作用。

马老师是上学期来当班主任的，半个月不到，班上的大多数

女生都学会了使用冷目光。那些戴眼镜的，尤其那些既戴着眼镜又有几分长相的，更是冷到珠峰顶上去了。当然这里仅仅指的目光，至于这个班女生的女性特征，却特别含蓄，别说珠峰，就是小土丘也要寻个千百度。因而在外班有过见识的人常拿她们这方面“特点”开玩笑，说学校待建的溜冰场设计稿都在这里集中展示了各式各样效果图。

遭受到冷击的子允低着头，一不小心注意到马老师的“珠峰”。说注意其实就是一瞥，但这一瞥却成为过目不忘的记忆，即便身处这样的时刻也淡化不了多少，想不分神都不行。它并不名副其实地像珠峰，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自有一览众山小的出众。子允想着，忍不住又瞥了一眼，这一眼不同第一眼，是怀了居心的，他不禁又一阵脸红，十几秒钟后才嘟哝道“过不去”，心里却不顺气，恨不得喊起来，你珠峰一样又高又冷，当然过不去。

马老师见他脸红得一阵又一阵，认为此人还算老实，没再追究。她把刚瞪过一个偷笑同学的眼睛调转过来看着子允，示意他上座位。子允不知其意，以为要他老实交待迟到的原因，急忙抬起左手解释，是罢工的手表惹的祸。谁知一紧张，语调变了，成为不服气的辩解。

马老师意识不到自己的眼神多厉害，光顾着子允的语调了，“怎么，手表不走是我的错吗？你家就这一块表？”

子允不知马老师为何发这么大的火，更加紧张地不敢吭声，心中也更加不服气老师逮着自己不放，她上学期并不这样，一定是男朋友吃不消她修成正果的冷眼看人低，跟她彻底拜拜了。

“你不会早走一刻钟？那样就算你的手表坏了也不会迟得这么厉害。”说时马老师往讲台走了两步。

“马老师，我家早上能看到的确实就我一块表，那我该以什么当标准提前走呢？”子允说完才发现自己太大胆，女生们组成的冷光源使他一下子恢复了意识。

马老师回过身，打量他说，“我从来不戴表，但我知道对于时间应该有个提前量。你有这种意识吗？一开学就懒散成这样，以后怎么学好？先上座位去吧，好好反省反省。”说着把堵在讲台与黑板之间的路让出一点点，刚好够狭窄的子允侧身通过。

这时子允的脸想再红一点都困难，好比往黑板上写黑字，不容易辨出。

子允并不是个怕被老师训斥的人，他的脸本不会说红就红，更不用说红成这个样。向座位走时，他摸了摸发烫的脸，才觉察自己的脸红了。

子允觉得窝囊，恨自己的座位不是第一排。他在大家的注目下往后排走，想表现得无所谓，做不到，想解释刚才跑急了才脸红流汗的，又没办法说。

他怨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差劲，气得想捶头，没捶下去却想起奶奶说过的一句话，允允，过过年长一岁，放过去，十七岁都娶亲了。子允忽然明白，觉得难堪的原因最主要是在全班的女生面前丢了脸。既然脸丢了，就会被人家捡去当红气球乱踢，还会被人涂上别的什么颜色当成面具戏弄。

他拖着书包来到座位，把包向椅子靠背上一丢，屁股跟着气锤似的坐下。

班上更静，鼻孔里的冷风都嗖嗖作响，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子允，被马老师单拎出来练冷眼的功夫。

同座位的张腾闪着小眯眼看了他一下，又看了一下，然后才把老式样眼镜里的目光认真盯向左前方的电视屏幕。

校长还在读着开学发言，读到第五点还没结束的意思，也许他一个寒假都用来准备今天的发言，主题是要大家赶快收心，立即跻身拼命拼命加拼命的学习状态中去。

一个多小时下来，还没降下脸温的子允再也坐不住，双脚在狭小的桌肚子里挪来移去，眼睛却大范围乱瞅。还在偷看他的同

学，目光里的怪异各有千秋。

二十几天的寒假因为学校补七天课，实际上只放半个月。这半个月，感觉跟以往不大同，分离并不久，子允觉得教室很陌生，同学很陌生，老师更陌生，像经过“冷战”的苏联，突然解体成很陌生的样子。

张腾也变得陌生，老师都不往这边看了，他还是不肯侧头跟子允打个招呼。这放在平时没什么，今天却让子允不自在。受过奚落的人这时最在意身边人的态度，不是被感动得尽释前嫌，就会生出隔阂。

那些还在偷看他的人都是离得远的，其中还有人故意拿眼神和小动作挑逗子允犯事。子允是个点火就容易燃烧的人，今天不同，一进教室就被老师冷个透湿，反应迟钝不少。

坐不住的他，不是盼着校长快点结束讲话，而是希望校长结束讲话前自己发烫的脸能冷却下来，不然下课铃一响就会有同学争先恐后来捂手。他先用冷手捂脸，老降不下，也许手捂住不散热，拿开了。然而没有手遮掩的脸就像没衣裤遮羞的身体，子允更不自在，想趴又不敢趴下，只好低着头，等在旁边的双手又稍稍遮上了脸，不同的是，这回手掌与脸皮隔着散热的缝隙。他又想起书上看到过的说法，升入高二的男生即使脸皮再厚也会在女生面前变得顾惜面子。怎会这样，是这时的脸皮青春痘长得多而拉薄了，还是这时女生的目光锋利如刀而削薄的？子允的手贴着脸碰了一下，除摸到几颗一碰就疼的痘痘，没摸出什么差别。他不信，更愿意认为是寒假中塞进脑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互挤擦出来的热效应。

屏幕里的校长越讲越高亢，越讲越激情，同学们却越听越蔫，越听越想睡。倚在门边的马老师也半闭着眼睛打瞌睡，这样下去，早晚练成睡罗汉的功夫。

同学们开始小范围讨论：

“哎，寒假玩了几天？”

“还几天呢，年三十晚上的联欢晚会都没看几眼就被撵出来做题了。”

“无聊至极，政府不让放焰火，家长不让下楼玩，还不如不放假呢。”

“哪是寒假啊，简直是寒心。”

“这算什么呀，等上高三比这还要苦几倍。”

“我嘛，苦归苦，苦中有乐。我家来了亲戚，还带来一个女孩，别说，还真他妈漂亮。”

“那太……太可惜了，近亲不能乱搞的，你不为自己也为人家姑娘想想，别丢了家族人的脸。哈哈！”

“滚开，我看你就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这种小范围的低声谈论在各个角落星火燎原似的蔓延，并不可阻挡地蔓延到老师的眼皮底下。这下老师再也坚持不住自己的瞌睡，于是半闭的双眼减少一半行程地迅速睁开，并快速眨了几下，活似练成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你们就不能自觉一些吗？都这么大了还非要老师盯着才肯老实？你们看看赵子允，多认真。”

子允真想找地洞钻，捂住脸，又松开，这次不是怕捂得更红，而是脸已烫手。他恨自己怎么像深闺里的大姑娘，活丑极了。

子允没看老师，快速扫瞄同学，而且专挑女生看，准确说，挑的都是长得不错的女生，这下想不承认是女生的原因也不行了。他搓了几下不自然的表情，同时非常蹊跷自己为什么会变得容易脸红。如果自己真是深闺里的大姑娘倒好，不用化妆即有涂抹过胭脂的效果，还不算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这叫美不美，自然美。

此时子允却美不起来，更自然不起来。他趴在桌上，脑袋深深地埋进双臂。他不断运气，想采用多吸冷空气的办法快速降低脸上的温度，如果下课还红着，那怎么抬头啊？

“赵子允。”听到老师呼喊，子允立即抬头，以为马老师还要

继续表扬。只见她眨着又长又翘的眼睫毛说，“知道你受不惯表扬，那也不需要睡觉的方式不好意思吧？”

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无论大家笑得多么热哄，老师的冷眼都没被融化。子允的脸从没这样倒霉过，恨不得真的撕下来丢掉，就算被人捡回家乱涂乱画后冲进马桶里，也比放在自己身上丢人现眼好。

再也忍不住的子允开始愤怒，身体挺得梆直，脖子梗得呼吸都困难。他不看马老师，显然他还在忍，只要老师再开涮自己一句，非当着大家面和她抬杠不可。

张腾几次扭头看子允，长长的眯缝眼已看出子允动向，忙用胳膊捅了捅。

尽管子允不满意张腾刚才的冷淡，但现在能及时提醒自己冷静，还是心存感激。早已有人领教过学校的厉害，当同学面顶撞老师那可是轻饶不了的罪过。

经张腾这么一提醒，子允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咬紧的牙也随即松开。

这个变化张腾没看出来，或者他看出来了还是想解释一下自己的友好行为。只见他眼睛看着老师，趁老师稍不注意，嘴巴快速微动道，“看不出老班今天不正常？别往枪口上撞。”

这是最高明的讲话方法，眼睛盯着老师首先就是假像，心虚的人哪敢直面老师，而嘴唇微动就像周杰伦唱歌，发出了声音却不明显，要搞得像帕瓦罗蒂一样张着大嘴，就算不发声老师都可能劈你一顿，根本不管你是不是班干部。

子允生性调皮，看张腾表情怪异，竟然忍不住笑起来。张腾慌忙看老师，见没发现才放心地撇撇嘴。

在高中当班干部可不能初中那样幼稚，既要发挥班干部作用还要争取不留管人的痕迹。刚才子允落座时他不热情，那是因为老师正生着子允的气。至于后来为什么没理子允，他说不清，也许

跟子允的脸红有关,谁知脸红的子允究竟是什么样的坏情绪。这时提醒子允别乱来,也不是他想和子允套近乎,而是他不想让老师认为自己连身边的子允都管不住。

他不理解子允为什么笑,而且从生气的状态转为笑,还笑得这么厉害。

张腾善于找原因,这是当班干的重要素质。他很快找到答案,也许自己的幽默发挥了作用。他平时最恨自己缺少幽默细胞,今天一不留意就逗笑了生气的子允,足见寒假中偷着研究的《教你幽她一默》蛮有指导效果。

张腾有些得意,心里的笑意肥皂泡一样滋长,书中说,女生最喜欢幽默的男生。他自知长得不够体面,但还算长得幽默,买来《教你幽她一默》,就是想让自己从外到里地充满幽默,做到真正的表里如一。

想着,他向左边瞟了一眼,那边坐着一个寒假里梦见过许多次的女生。那女生不是戴眼镜的那种,这使他觉得特别养眼。他认为,女生戴眼镜就像漂亮的衣服补了块补丁,补丁的料子即使再高级,也还是补丁。

最让张腾养眼的还不是这个女生没补丁,而是她侧面的轮廓很有一种中西合璧的味道,从额头到胸部,每一寸的凹凸都是他眼里精美绝伦的曲线。但他从没对她产生过什么心思,倒不是那人美得令人生畏,而是换成正面角度看去,简直判若西施与东施。

张腾庆幸自己恰好坐在她侧面,也庆幸这位女生自觉,从没扭过头面对自己。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这没有原因的原因本身就是一个幽默的题材,而这种幽默只有自己才体味得到,于是又在心里笑起来。因为这次跟在子允后面笑的,尽管笑的根源不同,但对此时的两个人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心理缓和作用。

“张腾,凑什么热闹,你就这样当班干部的吗?”

马老师向来注意维护班干部形象,一般的小毛小病从不当众

批评。张腾吓得敛住笑容，表情更加怪异。他想解释一下或者发挥一下幽默，可支吾了几声都没找到词儿，幽默的脸上跟涂满了油彩一样滑稽。

子允好不容易收住的笑，因为看到张腾的窘状重新鼓腾出来。

这可是乱上添乱，大家紧张地看他们，都在心里猜测马老师拿他们中的谁下刀。放假在家跟坐牢似的，一开学就有好戏看，谁愿草草收场。

老师聪明的程度绝不是一般人体会得到的，她纤细的手指推了推金丝眼镜，又理了理真丝围巾，不说谁，也不看谁，而是回到讲台边静静地举头望电视。

同学们纳闷了，子允和张腾更摸不着头脑。

自从考进中学，给子允和张腾上过课的初中老师大多数不是妈妈级的就是快退休的奶奶级的女老师，升入高中后男老师多了不少，妈妈级的女老师依然很多，而马老师这么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着实稀罕，所以有马老师做班主任，不论男生女生，大家心里的快活谁都心照不宣。特别是后排的几个高个子男生，喜欢时不时小小地惹惹马老师，就是一不小心挨了狠批也当成心灵鸡汤开怀享受。

子允的座位靠后，但他并不高，大家都管这叫发配，等于把班上的“垃圾”扫到后面的西伯利亚，那几个不争气的高个子等于是班上的垃圾箱。对于他们，任课老师大多心知肚明地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政策。对子允来说，这事有苦说不出，直到今天也没敢对家长说。平时上课不仅受他们影响，弄不好他还会被老师误会，自然没少成为老师消除疲劳的道具。

其实，子允跟那些大个子不一样，他想学，也想考好大学。也许将来谁都可能弄个大学上上，但想上名牌学校就僧多粥少了。

不幸的是，子允坐在后面还成为大个子取笑的材料，经常讥笑他是只还没开叫的小公鸡。

张腾坐得靠后，有鸡冠比子允大的原因，也有他是班干部的原因，老师不放心后面的同学太放肆。张腾知道重任在身，虽不敢较真，但也不是单纯的摆设，起码得以身作则，今天反被老师揪出来亮相，心情可想而知。

终于，校长讲完第十八点，最后作了个响亮而有力的结尾：让我们鼓起勇气，打起精神，用百倍的信心迎接即将来临的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学习生活吧！

被张腾转移了注意目标的子允摇摇头，然后压低声对还在傻着的张腾说，“唉，我的勇气和精神都撵得无影无踪了。”对于张腾受到的牵连，子允倒不觉得他是自己的替罪羊，而是更加后悔对于开学的向往。

张腾没理子允，这并不是怨他连累自己出了丑，而是恨老师吃错了药，竟把自己也不分青红皂白了。老师一出教室，张腾就张扬着四肢嚷道，“我不也被老班劈了吗？还不是照样春意盎然的？”

“你是好学生，春意永远盎然！我不行，霜打一下就成了颓废的秋叶。”子允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憋着不快，这开学第一天就遭批，太不吉利了。

张腾看他如此萧条，摆出教育人的姿态说，“那也没关系嘛，我们互相加强营养，共同枝繁叶茂。”

子允怪笑着应承，“好的，好的，主要还是请你多多帮助我消除身上的病虫害，免得我被害虫蛀空了，反而坏了你这个班干的医术好名声。”

张腾又没占到子允的上风，他笑着，但不自然，深知自己不过一个体育委员而已。他向门口走去，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在子允面前的习惯。他不认为这是落荒而逃，他认为这样做最能体现自己的不屑和大度。此时他想透透气，也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解释。

“哎，哥们，没事吧？”听是王峰的声音，子允忙转身，他们重重地拍着对方的肩膀。

王峰坐第二组七排，和子允隔着一组，刚才子允受难时，他有帮的心却没帮的胆，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得看什么时候，何况子允并非生死攸关。

“没事，没事，我能有什么事，不就开门红吗。”子允一边拍一边说，还一边暗责自己进教室时紧张过度，竟忘了用眼神和兄弟交流一下，可见多么有失风度。

被重拍过的子允这才想起什么似的，与王峰视线相交之时，顺势向后他身后看了一眼，但被杂乱的人群挡住视线。

“那就好，放学去娱乐城轻松轻松吧，玩他一身臭汗也算排泄一下晦气。”王峰这人皮肤显黑，身材挺拔，五官出奇端正，可谓酷意十足。在这美女帅哥横流的时代，叫他一声帅小伙绝不放过，至少比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更对得起这个称呼。

“我随便哎。”一般说了随便，就是默许。

“又不是女孩接受表白，搞得那么朦胧干吗？”王峰玩笑加正经地说，样子很有趣，“那就这样定了，一会儿老班作完总结，我们就走。”说时又拍了一下子允肩膀。这回子允没有回拍过去，被王峰拍惯了。

王峰长得高，却从不和那些高个子为伍。那几个高个子是一伙，也喜欢喊他小公鸡，跟子允惟一的差别，就是没在“小公鸡”前加上“未开叫的”定语。

王峰善于交际，但要看什么人，不是什么人都愿意交。

“王峰，我也想去！”身后的一个女生叫着。

王峰回头看是王秀，坏笑着看了一眼子允才对她说，“嗨，是 본가啊，那当然行，你是应该多动动。”这位叫王秀的女生长得却有失秀气，虽不是胖得圆鼓溜溜的那种，却也够些分量。有意思的是，这种分量竟被她明显地强调在两片嘴唇上，如果再有着王峰的黑皮肤，那她偷渡去纽约布鲁克林肯定能和那儿的大妈打成一片。

王秀是个哄得起的女生，只见她撇了撇厚嘴唇，把“讨厌”两字说得又细又长，然后咚咚走开。

子允瞅着王峰直笑，王峰一脸不屑状，抠了抠鼻子后提醒子允一定去。子允应着朝门口走，王峰问他干什么。子允本想说“你不是说完了吗”，却又挤着眼睛诡谲道，“我去帮你追她回来。”

王峰不信子允是为追王秀，故意说，“她要是不肯，你就背她回来。”说着把腮帮子吹鼓，又将鼻子用力压出两个朝天的孔。

王峰和子允属于穿开裆裤时候的好朋友，两个人上同一所小学，在同一个班级。考初中时因牵涉到择校这道鬼门关，两人硬生生地分道扬镳了。王峰成绩不行，家里也不富裕，可他是区足球队的主力，获得过市级赛冠军，凭这点特长，又凭花小钱找的牢靠关系，上了一所市重点中学。

子允聪明归聪明，不是自觉刻苦学习的人，成绩波动得像东南亚海啸中的巨浪，结果小升初没考好，是家里出大价钱把他送进了这所名叫第三中学的省重点。他不辜负家长希望，凭个人本事考上高中部。

王峰在那学校也发疯似的学习，足球技术同步提高，被召进了市足球队。令人意外的是，他凭着这块牌子把自己一脚踢进了三中，还和子允分在一个班，两人为这事高兴了一个暑假。更神奇的是，高二分班时同选文科的他们又被分在一个班，两人为这事又高兴了一个寒假。

因为王峰做人实在，在班上男生缘和女生缘都不错，跟外班的人也吃得开，听说好几个外班的女生正在竞相追求他。这只是